

澳華新文苑

第1241期(A)



長夜情感

——《長夜半生》閱讀筆記

一直盼望著吳正先生能再度來悉尼，然而等來的，是由何與懷博士主持的吳正作品研討會。於是，那年他在悉尼的往事再次悄然浮現。那時，我們聆聽他的文學講座，與文友們交換創作心得，那種思想碰撞的熱度，曾在悉尼華文界掀起不小的迴響。特別在他旅居悉尼的日子裡，我們也曾多次相見。

記得一次同行前往藍山，火車穿行在緩慢的山風裡，他翻看我隨手塗寫的詩作，細緻批評，也溫和指點。讓我深切體會到文學大家的謙遜澄明的人格風景。

返港後，他又轉寄來五冊他的作品。我把它們一一讀完，每一本都在心中留下了沉默而深邃的痕跡。而其中的《長夜半生》尤其深刻。

這篇小說，陳建功先生的定位是——“在時代的大背景下追索不同性格發展的蹤跡，展現了變遷的時代，也展現了漸漸淡出生活主潮的一代人，面對迷亂繽紛的現實所作出的人生取捨與價值追求”；“凝重從容地記述了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端，記述了這一代人的心靈軌跡，尤其是他們的堅守與掙扎，那些在喧囂現實中仍閃爍著潛燭幽光的深處。”

今天，借著回望，我試圖剖析這部直擊人生與人性痛點的作品中，兩對夫婦的命運與心靈，以及那一代人的沉默負重與堅守掙扎。

夜裡讀《長夜半生》，常有一種奇怪的感受：書並不大聲地告訴你誰愛誰，卻讓情感像夜霧一樣從角色的縫隙中滲出來。

這是一部必須在“靜到能聽見自己心跳”的時刻閱讀的小說，因為所有真正的情緒都藏在低處——藏在欲望與恐懼之間，藏在角色不說出的地方。

兆正、湛玉、雨萍、雨萍的丈夫即“他”四個人，就像四顆彼此拉扯的暗星，用各自的軌跡切開了半生的黑夜。而最暗的一條星線，是湛玉與雨萍丈夫的隱秘關係。小說沒有粗暴地揭露它，而是用夜的方式——委婉、斜視、曖昧、痛苦。

一、湛玉：夜的深處才顯出的顏色

湛玉這個人物，像夜色裡一塊被打磨得過度的玻璃——看似光

潔，卻反射著銳利的冷光。她身上有幾種很難共存的東西：

壓抑，柔軟（在少數片刻才會短暫顯出），自我懲罰般的感情方式，被黑暗吸引的天性，在與“他”的關係裡，她不是獵人，也不是被獵物。她是夜裡的回聲——對方向她靠近，她就回應；對方退縮，她便無語。

她愛得不完整，也不健康；她的每一次投入，都帶著一種宿命感。這是她最讓人心痛的地方。

二、雨萍：光亮之上的裂縫

雨萍乍看像是最“白日”的角色。她明亮、外向、善良、也有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的能力。但小說最動人的地方就在於——越是光亮的人，影子越深。

雨萍的影子，是孤獨。她並非不知道丈夫的變化，也並非毫無直覺。

只是她太習慣扛起生活，以至於心的裂縫從來沒被人認真看見。

她不是被背叛打碎的人，她是帶著裂縫繼續往前走的人。而她與湛玉之間，我並不認為是典型的“情敵”，而更像是兩個被同一塊黑夜刺傷的女人，在默默擦拭著彼此看不見的血。

三、“他”：孤獨與欲望之間漂移的人

如果說《長夜半生》中哪一個角色最像“夜風”，那就是“他”。他不殘忍，也不邪惡，但他具有一種被感情吸走方向感的本能。湛玉身上那種深沉、壓抑、溫柔又危險的氣息，讓他仿佛看見自己生命中被壓抑的部分。他靠近她，並不是因為欲望，而是因為：

她懂他的沉默，她不會要求光明，她讓他看見了從那個少年少女時代開始繼續生長的自己。這也許是最致命的吸引。

他與湛玉的關係，是兩塊陰影互相認出了彼此。他們在一起，不一定是為了愛，更像是為了逃離被照亮所帶來的疼痛。他是個帶著羞愧愛人的人，越靠近湛玉，就越想逃離她；越逃離，就更無法從那段關係裡抽身。

四、兆正：最明亮的人，也背負最深的夜

兆正是小說中唯一“正面”的角色——他真誠、溫和、成功，

有責任感、有人性的堅韌。但他是這四人之中，對夜最敏感、也最容易被夜吞噬的一個。

兆正的痛苦來自於：他看見了太多，卻選擇沉默。他懂得他人的複雜，卻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的心。

他愛得用力，卻總在關鍵時刻感到疲憊。他試圖成為光，卻不斷被長夜召喚。

在湛玉與“他”的關係裡，兆正並不是一個旁觀者。

他是那個在夜裡站得最久的人。他知道，卻不說。

痛，卻忍下。他像夜空底下最後的燈，微弱，卻堅持照亮。亮得我心疼。他的善良，是一種慢性的自我耗損。

五、四人的情感結構：一張由夜織成的網

如果把四人的情感圖畫出來，它大概不是一個方形，而是一個旋渦：這是一個沒有“壞人”的四角關係。所有人都像在夜裡摸索前路，互相碰撞、互相誤解、互相需要、互相傷害。

夜吞沒的不是愛情，而是他們無法說出口的部分心理陰影。

《長夜半生》寫的不是“出軌”，也不是“婚姻失衡”。

它寫的是：在人生最黑的地方，人們如何彼此尋覓，也彼此錯過。

六、湛玉與“他”：為什麼是他們？

文學評論也許會問：“為什麼湛玉會愛上他？”“為什麼他會被湛玉吸引？”

但小說給的答案卻沒循這個邏輯，它只是寫出夜的法則。

人不會無緣無故靠近另一個人。只有在各自最脆弱、最破碎、最黑暗的部分，恰好互相吻合時，一段關係才會發生。湛玉心裡有一個被深夜環繞的洞；他心裡也有。

那是兩人的秘密之境，在雨萍那裡得不到回應，在兆正那裡也無法被觸碰。他們像兩塊同溫層的空氣，自然地流向彼此。

不是對的人，只是最懂夜的人。

七、結論：夜不會給答案，它只會照見人

在這四個人的世界裡，沒有誰真的幸福，也沒有誰真正被原諒。他們都是夜的行者，抱著傷，抱著愛，抱著無法說出的秘密，在長得讓人害怕的人生道路上，一步一步走過去。

《長夜半生》真正動人的地方，是它告訴我們：夜並不是黑暗，它是人心裡最真實的光。

2025，聖誕，重訪張愛玲

我從上海來，
帶著午夜的遠山遠水，
叩響了洛杉磯的窄門。
房客笑問：“你找誰？”*
我忽然失語。
我知道，
其實我一直知道，
九月帶走了你，
你的肉身，早已挫骨揚灰。
我收起你華美的袍，
上面綴滿蟲子，
一顆鑽石落地，
那是《色戒》，你曾經用過的道具。
翡翠鑲成步搖，
你邁著青衣的婀娜，
眼梢直入雲鬢，
藏起整個時代的孤傲。

桃花樹下，
我尾隨你的平金鴛鴦繡花鞋，
潛入文字的鴉片館，
我們輪流躺上那張紫檀的床榻上。
你抽我的摩爾煙，我穿你的旗袍，
你遞我一杯茉莉花茶，
我還你一頁沒有文字的臺詞。
轉身，一座佈滿鏡像的劇場，
煙花漫天。
三十年了，

我提著燈，
如守墓人，
更像同謀：
為你添香，
為你拂塵，
在時間的遺址裡，
打撈你的蒼涼。

海上的渡輪，橫亘在記憶的渡口。
風從太平洋吹來，
吹散稿紙，吹亂年表，
生命在大雨裡顯影，
你嫣然一笑道：“隨時可以掛票。”

兩個女人，
剪影重疊
你的傳奇，
我的宿命，
陳年的額頭，
生長出炫目的朱砂痣。
兩具被文字蛀空的曼妙軀殼，
在啓示錄的餘燼裡，彼此點燃。
(此詩的靈感源自映霞的《致淳子》)

*2014年9月9日下午，美國洛杉磯，淳子敲響了張愛玲的門，這是其生命的最後空間。彼時，承租人是在加州大學讀數學的一位韓國學生。

淳子

張小河詩三首

舊牆

不過是些斷壁殘垣
兩千年幾萬里
有幾段被重修了
用來賺美元 港幣

我知道這是冤魂在聚集
遠遠超過了來犯的外侮
這舊牆下的國 亡過兩次
遷走馬燈似的換著皇帝

我面前的這段 是舊的
牆上長蒿草 牆下埋屍體
太陽落山后的一聲鴉鳴
慘淒能把人嚇死

如今這牆下 冷風習習
午夜時還能看到鬼火
那就讓我和冤魂們一起詛咒吧
詛咒這個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

橄欖樹

我們自稱已經進入現代文明
但卻從來沒能制止戰爭
在所有的哺乳動物中
人類是死於自殘最多的物種

本來是從叢林中走出來的
現在卻要重新回到叢林裡去
舐齋交錯裡 地圖被劃來劃去
地毯或是領帶 都是用鮮血染紅

今天 鄰居送給我一個微笑
我卻懼怕他那微笑著的眼睛
今天的芬鄰 可能會在明天決鬥
這種歷史 其實一直都在發生……

我於是在門前種下了一溜橄欖
並承諾將允許人們自行採擷
土地用於生產 是為了後代的繁衍
而戰爭 卻是為了土地 殺戮生命

橄欖是生命之樹 古人的食糧
我用心培育 等待它們長成
如果有一天 人類因戰爭滅絕
這些橄欖樹 或有助於物種再生……

墓碑

默默地我就死了
就象我默默地生
沙漠裡的一株綠草
春戀著藍天白雲

也曾經海市蜃樓
也曾經百鳥朝鳳
如今都到哪兒去了
為什麼如此凋零？

決不為此生後悔
因為有你的相伴
你的每一個笑靨
都令我熱血沸騰

我就是為你而來的
當然也願意為你而去
讓我們在世界的另一隅
繼續我們的愛情



湯燕（左三）和文友攝於國際詩人筆會2025年會開幕式後（2015年12月7日）。

湛玉、雨萍、雨萍的丈夫、兆正——他們做的每一個選擇、說的每一句半真半假的話、每一次靠近與後退，都在夜色裡閃著微弱的亮光。
那亮光不是希望，也不是救

贖，只是誠實。
也許這就是這部小說比任何愛情故事、倫理故事更動人的地方。
(2025年11月)

湯燕